



范仲淹留给高邮的一地温柔

□ 陈祥

少时高考求学,“头悬梁锥刺股”“凿壁偷光”等励志传奇,曾深深感动过我;而今看来多少有点自虐与煽情的成分,倒是觉得“断齑画粥”的故事更显底蕴与张力——它不仅蕴含“不负寒窗”的韧劲,更是范仲淹日后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底色所在。

范仲淹少年“佩琴剑”离家求学,寄居涇州长白山醴泉寺时,三餐无继,饥寒交迫,他便每日煮一锅稀粥,待粥冻成块后,用刀划作四块,早晚各取两块果腹。无菜下饭,便将野菜野蒿切碎,拌上几粒盐。彼时的“断齑画粥”,虽是范仲淹的衣食之忧,但心中燃烧着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熊熊烈火,他调侃自己啃菜吃粥“措大口中,嚼出角微宫商”——真可谓苦中作乐!

一箪食,一瓢饮,咽下的每口清苦,都化作了一颗利物喜,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,练就了范仲淹脊梁的硬度。寒窗烛火映照个人命运与家国天下的遥远路途——那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辽阔天地,尚未向他全然展开,其间横亘着千重关隘、万里风霜。此刻所有的“小忧”,皆是未来那声“千古一叹”埋下的温柔伏笔……

公元1043年的秋天,历史让高邮古城与“居庙堂之高”的范仲淹产生了一段风云际会;此时那棵经历忧患苦寒的种子已长成参天大树,为一方天地遮风挡雨的希冀,也成为某种现实的可能。

这年为宋仁宗当朝的庆历三年,范仲淹正在西北领兵,因成功抵御西夏入侵而声名显赫——“军有一范,贼胆先破”。此时,朝堂之上正欲革故鼎新,范仲淹奉召回京担任参知政事,主持新政。而千里之外的高邮烽烟骤降,农民起义军张海率众浩荡而来。彼时高邮知军晁仲约手中兵力不足,城垣难守,若强行抵抗,只会让全城百姓陷入兵祸

一位年近古稀的诗人,开着一辆车,从里下河水乡出发,沿着大运河,一路向北。他不是旅游,他是赴一场迟到了几十年的约会,一场与“母亲河”的私密对话。这就是后金山先生创作这本诗集的起点,也是一次“用脚步写诗”的壮举。

所以,我们在诗里读到的,不是静态的风景画,而是一部流动的公路电影。你能感受到车子在堤岸上行驶的速度,能看见窗外变换的光影,从晨雾到夕阳。他的诗,是在界首的码头边写的,是在淮安的闸坝、河南殷墟、浙江富义仓前写的,是在看到运河落日那一瞬间写的。这种强烈的“在场感”,让每一首诗都带着风尘、露水和那一刻真实的呼吸。

后金山写运河的桥孔,说那是“江南运河最得意的一把梳子”,这个比喻多妙啊!如果不是站在桥上,看着水流从孔洞中掠过,你写不出这么贴切又灵动的句子。他的诗,是“长”在路上的。

如果说“行走”给了后金山的诗身体,那么“通感”则赋予了这些诗灵魂。这不仅是感官的联通,更是时间的穿越。在《古驿站》里,他回望古城的风物,听运河浪涛拍打两岸,“好想做一个回你的信使/从前朝出发/一路扬

驱车过运河东堤,沿窗眺望,通红的太阳开始缓缓向下,在树干间游移,老树枝干冷寂、遒劲、有力,疏疏离离,日高树清,衬上远处灰白的天色,像一幅立体的画。恍然分不清湖色与天空,想这就是诗中所说的“湖天一色”吧。天空湛蓝,云彩呈稀疏的长条,若有若无,似薄而透明的裙纱,淡灰色,加一点点点绿,漂浮着,静静的。落日是亮亮的金黄色,不太真实的金黄,在它下面,好像有厚厚的灰黑色云层。一片灰的薄云漂来,悬在太阳上方,像T台上的模特头顶的宽沿帽,时尚又俏皮;又像美人的眼部特写,明眸善睐,顾盼生辉。

这时是下午四点半左右。落日匀

屠戮之险。为保全城池百姓,无奈之下他组织城中百姓备下酒食财物出城犒劳起义军。张海甚喜,绕城而去……

消息传到汴京,朝堂震怒。大臣纷纷主张严惩晁仲约,认为他“失节”“纵贼”,应处死。但范仲淹力排众议,认为晁仲约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保全了全城百姓,是“仁者之勇”,不应治罪,“祖宗以来,未尝轻杀臣下,此盛德事,奈何欲轻败坏?”经范仲淹力辩,仁宗最终赦免其死罪,处以发配。数年后晁仲约得以复出,历任多地官职,更加以范仲淹为榜样,延续宽和治民之风。

庆历三年的“高邮事件”,是范仲淹在朝堂上践行“忧其民”理念的一次典范实践。他忧虑的,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官的生死,而是担心“轻杀”这道口子一旦撕开,将如洪水冲垮堤坝——“他日主上手滑,吾辈亦未敢自保也”,道尽了庙堂之上许多人内心隐藏的战栗。他是在用“古仁人之心”,来对抗抗意恩仇的暴力冲动;用对烽火危城极端环境下的悲悯体察,来抵抗冰冷的忠义苛求。

范仲淹的身影,在高邮的城池、在历史的天空,留下一道温柔的曲线,但他并非一味宽仁,“居庙堂之高”时,不乏雷霆怒目与铁腕“亮剑”。

在“高邮事件”的同一年,范仲淹大力整肃吏治,他审查官员名册,将不称职者皆一笔勾去。同僚富弼见状不忍,劝道:“一笔勾之甚易,焉知一家哭矣。”范仲淹斩钉截铁地回答:“一家哭何如一路哭!”——罢免一个庸官,不过一家哭泣;但若留任,则一路(路,宋代行政区划,相当于州)百姓都要遭受受苦哭泣。范仲淹以一路百姓悲喜为重,罢免庸官,毫不手软。

范仲淹在同一年处置的两件事,行事风格看似矛盾,恰恰展现了深邃的仁爱之心——他性格的两极,共同指向对

后金山诗集 《运河,请聆听诗的脚步》读后

□ 徐之标

鞭/穿越时空,打马来到现代高邮”,每读于此,都令人心头一震,仿佛一下子就把我们从一个扫码支付的现代街头,拽回了那条尘土飞扬的古代驿道。我们仿佛能听到嗒嗒的马蹄声,由远及近。古代的驿卒,送着八百里加急的文书;今天的外卖小哥,送着热气腾腾的饭菜。这两个身影,在运河边,在他的诗句里,神奇地重叠了。

后金山就像一个拥有“时空之眼”的诗人。他笔下的镇国寺塔,是“一支巨笔”,在天空这张蓝纸上,书写着高邮的千年故事;村庄里那座被脚步磨光的木桥,在他眼里,成了一枚“锈蚀的订书针”,把两岸的往事,牢牢地钉在一起。他让我们看见,古老的运河,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。它依然活着,活在每一滴流淌的水里,活在每一个依赖它、书写它、走过它的人的生命里。他用诗打通了古今的隔阂,让我

高邮湖落日

□ 徐锡华

速向湖面栽下去,近岸湖水浅绿中泛青,漾漾地铺向湖的中间,湖水也从浅青变成浅紫、浅灰,分不清在哪里与天幕相接。从天空到湖面,像一整幅丝质的浅色染布,铺展开来,在湖面上微微荡漾。太阳光斜斜地照下来,天空的主色调逐渐变成了画家手中的调色盘,粉色中伴着淡淡的灰,浅灰中夹着疏净的蓝。水光湖色从远处的天际一直铺到面前,湖面上绯红、淡灰、浅蓝,湖天一色,浮光跃金,鳞鳞地跳动。

黎民百姓最深切的悲悯,其出发点与归宿,都是为了让天下苍生能免于苦难。

距“高邮事件”两年后,范仲淹的仕途从权力巅峰跌落,被贬出京,经历了从“居庙堂之高”到“处江湖之远”的重大转折。

庆历新政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宋仁宗的始从终弃而告失败,改革派受到排挤。庆历五年(1045年)范仲淹被贬至河南邓州,次年应好友滕子京之托,仅凭一幅《洞庭晚秋图》就写下《岳阳楼记》,从而留下光耀青史的一笔——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古绝唱横空出世。

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中借景抒情,看似文思泉涌、一挥而就,但绝非凭空生发的灵光乍现。回望其半生仕途,三迁三黜,愈黜愈奋,胸中自有万千江山、几多忧乐。那些在庙堂之高的忧心忡忡、在江湖之远的辗转求索,那些系于家国安危的深虑、关乎黎民疾苦的柔肠,早已融化在范仲淹的血脉中……无疑,庆历三年发生的“高邮事件”与“一家哭何如一路哭”,恰是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而天下之乐而乐”的重要政治实践,为后世文人筑起一座穿越千年的精神丰碑。

黯淡了刀光剑影,远去了鼓角铮鸣。历经风吹雨打,高邮古城池已湮没在岁月尘埃里,惟有那段与战火擦肩而过的宋城墙,依然傲立在高邮蝶园广场。

登临城墙上,目睹刻在城砖上深深浅浅“到此一游”的姓名,我览物欲言:真正的抵达,原来不需要刻意的证明。范仲淹从未登临岳阳楼,但岳阳楼因他而永恒,成为国人精神故里的一座高峰;范仲淹从未邂逅地理上的高邮,却在高邮留下了一地温柔。那“庙堂之高”与“江湖之远”的牵挂,那“进亦忧,退亦忧”的情怀,早已渗进了高邮古城墙的一砖一石,渗进了一座城的千年血脉……

站在城墙上,抚摸古砖上冰冷的名字,念想那寒窗苦读的纯真年代,我真想吼一声——“噫!微斯人,吾谁与归?”

们和千年的光阴瞬间有了共鸣。

后金山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。他在这本诗集里,反复说一句话:“运河养育了我,我欠它太多。”这句近似还债的话语滚烫深沉,分量很重。所以,他的行走,是一次感恩的“反哺”;他的书写,是一次深情的“还乡”。在他的诗里,我们读到了两种交织的情感。一种是历史的苍凉:他为干涸的泉眼叹息,为废弃的信箱驻足,抚摸着老闸上斑驳的锈迹。你能感受到,他在与那些逝去的时间默默对话。但更浓郁的,是另一种人间的温暖。他把更多的笔墨,给了运河边生活着的人们:寺庙前虔诚的香客,老街上直播带货的新农人,以及那些为了生活,在巷弄里“除了飞奔还是飞奔”的外卖员。

后金山的高明之处在于,他把一条河的宏大叙事,最终落到了一个具体的人、一碗热腾腾的面、一声熟悉的吆喝上。他从一个“我”的感受出发,最终写出了“我们”共同的情感记忆:那条叫做“故乡”的河。

《运河,请聆听诗的脚步》,不仅仅是一本诗集,它是一份用生命书写的“运河档案”,一张充满深情的“文化地图”,更是一次对我们所有人心灵故乡的温柔呼唤。

我从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高邮湖的落日景观,虽然我一直生长在湖边。我问先生为什么湖面会有这样繁复的色彩,先生若有所思:“是不是低温期水雾上升到灰色的天空,与太阳光叠加后产生的晕染效果,最终形成了这样神奇的现象?”

我看着那在湖边打卡的熙熙攘攘的人群,才真正有了“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”的感觉。此时,明亮的落日只是装饰品,完全失去了主角的光芒,在天地间五彩纷呈的巨大染布中,它悄悄地向下滑去,滑过一处薄长的云带,滑过一片深蓝的天幕,像流星在星际间穿梭、降落;留下仍在湖边静立的我们,留下我们长久的注视、徜徉和回味。

故乡临泽,临湖面泽;又名菱川,如菱生长水中央。

临泽地据高邮东北隅。东衔兴化城,北接宝应壤。神圣的子婴河,穿镇而过,引流入海;古老的大运河,傍镇而行,拾级北上。

临泽水乡,水景为胜。千畦菜花,雨润富贵金黄;万亩荷塘,风摇华盖翠裳。片片荡滩,风吹草低羊现;泓泓碧波,影动波生鱼藏。梨花雪白,宛若高天流云;桃花粉红,恰似含羞绽放。四季花香惹人醉,处处有最好风光。

临泽历史悠久,六朝曾为县邑。洪武初年赶散,多有富户来就;太平天国战乱,不少智者入乡。人才遍地,殷实富强;儒士风雅,气质悠扬。

一座古镇,端庄正方。经为三街,纬织六巷。青砖黛瓦院内,弥漫人间烟火;方砖石板街面,铺满薄雾晨光。门门相对,鸡犬之声相闻;户户紧邻,管弦之乐同赏。垂髫少年,勤于诗书耕读;鹤发老者,太极舒展健康。古镇,里下河世外桃源,小扬州远近名扬。

乱世出英雄,地灵出人杰。南朝大帅杜僧明,横刀立马建陈邦;北宋塾师教乔竦,人称高邮为齐鲁。弟子英才有孙觉,庐州城隍七州长;高邮三贤乔执中,政绩斐然誉满朝。陈造发愤在古寺,终成淮南一夫子;明清重臣王永吉,筑土制田东山上。学士巷中韦柏森,竹枝词里咏家园;子廉教授汪曾祺,端庄严谨纯儒像。地理学家夏训诚,大漠边陲献青春;经济学家吴易风,终生教授献终身。天文学家赵仁扬,国际论

下午两点多到达兰州。从张掖路地铁口出来,抬头一看,对面是甘肃省人民政府。走出十几米又回头,拍了几张照。

甘肃省人民政府,朱红大门、琉璃绿瓦古色古香,后来才知道它是清陕甘总督府旧址,也是朱元璋第十四子肃王府的旧址,600余年了,难怪那么庄严古朴、大气雅致。

省政府大门正对着酒泉路,是个丁字路口,车水马龙,等了几分钟也没拍到一张清晰的没汽车遮挡的照片,只好放弃;大门左侧不远处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大楼和一座基督教堂。

张掖路历史悠久,是兰州东西走向主干道;兰州两条地铁线,最长的1号线正是沿着这条路横贯城区。

看到一种特别大的杏,名子特别,叫大接杏,有小苹果一样大,色泽金黄鲜艳,价格美丽。在天水买的杏还没吃完,一激动又买了两斤。

在天水的时候儿子晒笑我订的房寒碜,一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样子。正好兰州的房没订,我说你订吧,兰州的吃喝玩乐我都不管了,你带着我玩。儿子脸上的笑容慢慢凝固。

之于兰州,我没做任何功课,一来走青甘大环线决定得比较匆忙;二是出发前借了几本书,每天忙着看敦煌石窟、河西走廊、丝绸之路等资料。还看了几节纪录片。

我甚至不知道中山桥,不知道中山桥何以成为兰州的形象标志;不知道兰州是唯一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;对兰州的了解,仅限于兰州拉面,而兰州又是唯一一个没有拉面的地方,这里只叫牛肉面。

下午三点入住儿子订的宾馆,四点半出来,儿子开着导航

临泽颂

□ 张荣权

坛著华章;文学大家陆建华,研究汪老第一家。临泽英才难尽数,时代潮流逐风浪。

临泽教育强镇。有教无类,乔设塾授众徒;捐资助教,魏源兴办义学堂。鞠躬尽瘁,师者寒窗留素影;呕心竭力,学者灯下迎朝阳。临泽学风,自古盛强。

临泽文化强镇。“非遗”项目,领先镇乡。狮滚犴舞,从民间舞跳成国字舞;临泽高跷,从子婴河畔踩到尼罗河旁。十月初,踩街万人空巷;专题片,时光音像上网。

镇人以净为荣,以雅为上。每天,洒扫庭除,缝补洗浆;每年,家具翻身,洗澡屋梁。衣不俱破,整洁是尊;室不在大,雅致品尚。

临泽是块红色热土。疯狂日寇,炸我家园;助伪伪军,涂炭镇乡。仁人志士,冲锋何惧玉碎;平民百姓,抗争送子疆场;三千沟河,军民游击神勇;八百芦荡,勇士腾挪水网。临泽儿女多壮志,挣脱枷锁求解放!镰斧灼灼光,支部建立舟上;党旗猎猎扬,县委诞生荡荡旁。红旗漫卷长风劲,三打临泽天地亮!

进入新时代,百业俱兴旺。种植养殖,水绘乡村美丽;制鞋制衣,走进温饱小康。建筑铁军,筑就广厦温馨;新兴能源,助力古镇飞翔。向着太阳,向着远方,故乡,拥抱未来,拥抱希望!

兰州行

□ 朱燕华

带我去中山桥。沿着张掖路向东,拐到静宁北路,再贴着南滨河东路穿过元通黄河桥来到北滨河中路,最后总算到了中山桥、白塔山公园。

快到中山桥时,还了共享单车,沿河边慢慢走。黄河两边遍布喝茶休息的,那份悠闲的样子人觉得这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。本来也想叫上一份“三炮台”(当地特色盖碗茶),坐下来休憩享受一下,但是没有临河的位置,于是坐到河滩上看着黄河,吹着黄河的风,脑海里反反复复几个字:真美啊,真大啊,真真啊……

要感谢前面绕行的路,因为绕路,我们才来到元通黄河桥;因为在元通黄河桥上,我见到认为比在中山桥上见到的更震撼更壮丽的黄河。

元通桥与河面落差10—15米,中山桥与河面落差3.6—4.7米;中山桥人流如织,各种声音嘈杂喧闹,元通桥除了往来的汽车没有游客。站在元通桥上,极目远眺,黄河向远方奔腾而去,往来的快艇在河面上呼啸穿过,激起黄色的巨浪,那份豪迈壮观苍古冲击天灵盖。

晚上我们在永昌北路吃了西北之行的第一顿饕餮大餐,全是牛羊肉。只恨食量太小,几块肉就饱了,想多吃也塞不下。

回酒店再次经过张掖路,步行街灯火辉煌,人声鼎沸。那种商贸繁忙、井然有序的景象,仿佛把人带回到古老的丝绸之路。

第二天我们去了读者博物馆、甘肃省博物馆,还去了皋兰山上的兰山公园,在半山门牌坊俯瞰兰州城全貌。